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一

萍鄉文廷式撰

于謹為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本朝朱文正對　世宗稱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此皆梅賾偽書之精義不可以其偽而廢之

西洋用恆星年故所重在節氣中國用太陰年故所重在朔望此根本之不同者也既重朔望以二十九日三十日為一月則平分二十四氣以十五日二十一刻八十四分奇為一節亦所以便民事也授時曆明知定氣而仍以恆氣注曆者蓋即此意江慎修力主西學以

爲古法未精亦一偏之見而已節氣差一二日於民事無甚大礙而約以十五日有奇則婦人孺子皆知之必用定氣則非明天算家不能知此一行及郭太史所以兼通天人也若儀器著明節氣有定如西洋各國則自可用定氣注歷矣　宋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云推節氣法但隔十五日兩時辰零五刻推之卽是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卽是雨水節後皆倣此此恆氣注歷之便也

皇輿西域圖志錄準部音樂噶爾達木特布圖遜雅布達爾二曲審音定字以工尺四上等九音爲其譜今以中國絲竹之音諧之雖繁促而哀婉可聽惜當時纂修諸臣不用後漢書錄遠夷樂德歌詩之例詳錄其辭而

細注其下亦足備執任之職掌也

樂記獶雜子女鄭注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按經言雜子女不言亂尊卑鄭似誤矣獶雜猶言狎雜楚詞招魂篇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是此類也

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按他書未有言六紀者竊謂三綱六紀皆於喪服見之師長朋友雖無服而有心喪及哭寢之禮所謂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也

又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與六紀亦大略相近惟恤之義鄭以爲振憂貧者此不關禮服之限故合文嘉有師長而無道路也

雜記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延式案雜記此文葢可爲儀禮士喪禮第十二之序錄也賈公彥疏引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葢天子之士也又大斂陳衣與喪大記不同鄭亦云彼天子之士此諸侯之士以此言之此篇諸

侯之士可知竊以爲孺悲所學故宜爲諸侯之士矣又鄭注雜記云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鄭意亦以儀禮篇名特題士喪禮知之王肅聖證論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若然則孺悲當時但學喪禮足矣既特言士喪禮非無等也

祭義衆之本教曰孝一節實孝經之大義孔門之微言其言仁義禮信皆由於孝與有子言孝弟爲人之本若合符契宋儒言人性中只有仁義曷嘗有孝弟可謂不知本矣惟以孝爲經斯百世不易之道中國之與天地與立者在此若但言仁義則異端之學夷狄之行亦未

有自謂不仁不義者也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百世之下其效倘可著乎

元熊禾序董鼎孝經大義云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啟道而充大之悠悠蒸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敎爲敎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此段文字與原書無涉序作於大德九年熊君其有憂患乎

印度語歧異最多故其種人不相聯屬余案佛說中已有種種語如十誦律卷二十六云佛以聖語說四諦法苦集盡道二天王解得道二天王不解佛更爲二天王以馱婆羅語說法是二天王一解一不解佛復作彌梨車語摩舍兜舍那舍婆薩婆多羅毗比帝伊數安兜頭郤婆阿地婆陀四天王盡解是佛有三種語宋釋贊甯高僧傳卷三云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按此即中國雅言方言之別也

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此注深得經意經以此證上酌民言故以先民屬君也今西洋人所設下議院乃正合古義

和珙三州輯略卷七云滇張騫碑在伊犁南山文字剝蝕餘二十字文云進鴻鈞於七五遠韡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拔四句不似漢人文字疑本是唐碑而土人誤指也

十六國春秋云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關拒之高昌太守楊翰以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道如以其遠不守使賊奪之關亦可拒也光初聞翰謀大懼既而聞熙不聽乃進三州輯略云高梧谷疑即上梧桐窩險隘若繞其東則爲下梧桐窩其間有三間房十三間房乃風戈壁

劉郁西使記云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據此則杭愛實瀚海之對音李若農侍郎之說蓋信

孫蘭輿地隅說論議閎通　國初人之兼通西學者也然其駁通典唐地西過於漢一條全襲文獻通攷而迷其所出又謂天地既成火氣上行聚而爲日火聚水生吸而爲月散而爲星則以日月星皆出於地猶未知造

化之大者也

輿地隅說又云地之初闢必先洪水此何所據曰今之疑跡可據也華山之腰多螺蚌殼石子岡下石子如卵此必潮水摩盪而成案此說極有所見凡山之高下皆開闢以來波浪之勢推宕而漸成者也西人談地學者亦頗有此說

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賈疏云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廷式案輿即車也稱曰輿地葢已知地軸轉動之理矣

禹貢冀州有鳥夷靑州有嵎夷萊夷徐州有淮夷揚州有島夷僞傳以萊夷爲地名淮夷爲水名均謬梁州有和夷釋文云鄭云和讀曰洹雍州有三苗蓋戎狄錯處中國自古已然疑諸夷本各州土人文物未開爲文物先開之種人所征服至是漸歸化導故或云底績或云丕敘也皮服卉服則教之冠裳作牧則教之耕牧嵎夷旣略略从田蓋經略其地使爲田里猶冀州旣載鄭注謂書於策以告帝也惟淮夷蠙蛛曁魚乃志其物產耳

輿地隅說云三代之勢至成周爲獨盛冀州之境至周時則已荒侑方如江淮以南亦未見其開辟也曰成周

之地最狹豈獨南方哉以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有戎河北眞定中山乃鮮虞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揚拒泉皐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所謂中國者不過晉魏齊魯宋鄭陳許才當天下五分之一按此言成周之地最狹是也至蠻戎雖錯處中國未嘗不服於朝廷特其種族稍異非必皆自據其地不相臣也牧誓用兵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巴蜀江淮西羌皆在行閒安見其不開辟哉　又按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然則種族亦不異矣

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郄公曰王褒之父亦非罪死褒猶（原誤尤）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郄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殛鯀興禹禹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五）按論嵇侍中事當以此爲定不必從新晉書

晉人論人亦每從刻袁子（袁準）正書曰孔子稱遽伯玉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途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雅人（太平御覽四百

四十夫西山餓夫聖門所許能與之疇尚不得爲雅人
七乎抱朴子正郭篇至詆林宗爲口稱靜退亦非篤論也
春秋隱三年左氏傳鄭伯之車僨於濟正義曰禹貢導
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
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
樂安博昌縣入海按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
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
異亦不復根尋也案杜所據泰始郡國圖今攷水經注
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逕滎澤北京相璠曰滎澤
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

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闕其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余謂此傳鄭伯之東侵於濟亦當在此濟隧矣又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修亭南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濟陽縣北郡南濟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晉書地理志鉅野屬高平國又東北過

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又北過須昌縣西又北過穀城縣西又北過臨邑縣東又東北過盧縣北穀城臨邑盧縣俱屬濟北國又東北過臺縣北又東北過管縣南又東過梁鄒縣酈云王莽之濟南亭京相璠曰濟南梁鄒有袁水今案晉志濟南郡統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無梁鄒蓋誤奪志云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宜有所遺漏矣又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又東北入海酈注引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仍流不絕其敘述與杜氏釋例若合符節不知正義所謂乖異者何在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桑水經惟言入河爲誤酈亭注已駁正矣

晉書五行志下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辛卯余在江西有贛州某姓民家二子年九歲臍邊有骨兩入相合此飲則彼醉彼食則此飽而氣性不同恆互相毆擊沿路索貲觀看余適在西山塋地未得目驗頗疑爲採生折割之類後陳幼銘按察爲言曾召入湖北臬署親驗果生成也此與晉書所載大略相似

焦弱侯筆乘續卷三云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

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案弱侯所謂佛典未知何書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引韓詩外傳鬼歸也云云與此第二條同注云出御覽則北齊修文殿御覽所引也惟膈歸於露毛歸於草珠林作膏歸於露露歸於草

春秋隱八年經宿男卒杜預注曰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邱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按本末不備何得爲例左氏不傳春秋諸例

皆後人竄入征南雖有左癖不能圓其說也

九年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傳大雨霖以震此已不辭又曰凡雨自三日以上爲霖旣曰三日經何以但書癸酉乎若謂昔始雨日則不雨者經何以不書始不雨月而必書自某月至于某月乎要之左傳書法凡例實無當經意而杜注直謂經無霖字經誤尤爲謬妄

桓元年傳冬鄭伯拜盟杜注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君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案正義謂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例左氏所載不必一一與經比附也杜必繩之以例以經不書而云傳誤非是

三年經有年正義引釋例曰劉賈許因有年大有年之經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之傳以爲經諸言有皆不宜有之辭也據經螟螽不書有傳發於魯之無鸜鵒不以有字爲例也經書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不可謂不宜有此年不宜有此月也螟螽俱是非常之災亦不可謂其宜有也案此以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之有字與有鸜鵒來巢之有字爲例幾於不通文義矣且經所書如日有食之有星孛于大辰之類何以賈之不引乎正義先申賈說後引釋例蓋亦不以杜爲然

五年傳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公疾病而亂

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案國人分散則當不赴何得再赴甚非事實公羊以爲君子疑焉於義爲長

十年經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曰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六年傳已詳載其事此復從北戎病齊追記左氏文法未有複疊似此者明是後人竄入不能自掩其迹也又按六年傳云故有郎之師則此處無傳甚明

十有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按此日月例之至顯者而杜以爲因史成文無義例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正義曰舊史記注多違舊章致使日與不日無復定準及其（其字疑衍）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信如此說則孔子亦無定準矣何其誣也何邵公注公羊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深得經旨

十有七年經葬蔡桓侯三傳經文同釋例稱劉賈許曰無臣子之辭則各本皆同而杜注云稱侯蓋謬誤可謂勇於疑經劉原父春秋權衡云己所不曉因以爲謬茍

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莊二年經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疏公羊穀梁皆以爲邾之別邑左氏無傳正以春秋之旨未有伐人之邑不繫國者此無所繫故知是國釋例注闕不知其處按桓七年焚咸丘公羊傳曰邾婁之邑杜注云魯地此等皆無所據苟以異於二傳而已

莊元年至五年傳甚簡惟楚武王荆尸一條略詳然不與經相比附疑此外皆後人依託爲之七年傳亦然

七年經恆星不見杜注云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案此不惟不知歷象若入夜日光不沒則從古未有之異

經何但書恆星不見乎杜之逞臆妄說如此
十年正義曰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案此公
羊大義沖遠以說左傳失之
二十有二年經夏五月正義曰釋例曰經四時有不具
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杜之信傳疑經如此
二十有四年經曹羈出奔陳杜注羈蓋曹世子也正義
曰此事左氏穀梁並無傳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以
此經書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
鄭故附彼爲之說蓋爲疑辭按此杜之自爲傳也正義
深得其旨赤歸于曹注云蓋爲戎所納正義曰賈逵以

爲竊是曹君亦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亦
以意言之無所據也案杜用賈說惟以羈爲世子爲異
然賈君生東漢所見容有異籍征南之說則眞以意言
之耳

郭公注云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
說旣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按此等經文
僞增左氏者所不能爲傳故從蓋闕而杜輒指爲經誤
可謂妄謬

二十有六年經五條皆無傳傳三條皆不附於經注曰
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

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正義曰上二十年亦傳不解經案此皆左氏不傳春秋之證杜說亦自不了二十九年傳惟樊皮叛王一句書事餘皆發凡亦非左傳之體三十一年傳亦惟發一凡而已

閔元年傳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注辛廖晉大夫正義曰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此規過之最精確者正義又曰炫用服氏之說知服義固多勝杜也

二年經狄入衛傳遂滅衛注云齊桓爲之告諸侯言狄

已去青衛之存故但以入爲文按此等皆鄉壁虛造之說

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注不稱姜闕文正義曰姜氏者夫人之姓二字共爲一義不得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公羊穀梁見其文闕妄爲之說耳按此等注疏皆足以病左氏凡褒貶異文並云經闕迷罔後學莫甚於此矣

又傳諱國惡禮也注云當時臣子率意而諱無深淺常準聖賢有時而聽之按如杜氏之意直以春秋經文爲無常準而已

五年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按四年傳記晉事結云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是年傳云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明是上下銜接之辭增益者強傳釋經橫加來告一語讀者審察文理決知非左氏之本有也

又傳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此文亦與上文不接明增益也

十有一年傳之釋經者惟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一語此與五年傳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同皆強附策書之例

僖十五年傳此一役也秦可以霸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正義曰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知不然者呂甥勸秦伯納晉侯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故杜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案如服義謂韓戰則頌其戰勝何與於納晉君如杜義還晉君則此時未還何得指爲一役蓋呂甥假稱君子之言云秦必歸君貳而執之者指韓之戰服而舍之者指歸晉君此一役也句雖實事虛情而言服杜義皆未備

二十年傳凡啟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

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修之令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案經傳皆言新作而注以爲修飾失其義矣正義曰不知啟塞之言意何所謂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從時從此時也傳既云作門不時更發從時之例則啟塞之事當是城門之類安得以爲闔扇鍵閉細小之物乎若是仲春孟冬傳何以不言春冬而直云從時知從何時豈卽明作傳不了待月令而後明哉杜之言亦無明證案服據月令爲說是明證也增傳者在月令後故依用其義然與上書不

時之時字實不相貫杜說亦不可通蓋發凡書法又出兩手也

二十四年傳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按此敘事之文秦伯納之及河文義緊接中忽夾入書法直不復成文理且及河之時文公猶未爲晉君何以遽記其不告入乎此等增益之處痕跡顯然無庸更曲爲之說

又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按是年經書晉侯夷吾卒而傳記殺懷公明是經傳歧異不得但以不告二字了之

二十六年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注鬻熊祝融十二世孫正義曰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未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爲一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按杜所說或出當時譜牒然不足據光伯規之是也疏又以爲或兄弟伯叔相及則枝詞耳

又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按此與上下文不貫攙益之迹顯然

二十八年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注百猶勵也正義曰以傷病之人而更言三百不可爲六百跳也杜言百猶

勵亦不知勵何所謂按此注誠不可解故正義亦爲疑辭釋文勵音邁惜不著其說

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注昌歜昌蒲葅正義曰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由也按正義上文引周禮醢人昌本已得其說似不必更求別名惟下文爲五味實對昌歜言疑昌歜兼有甘酸辛苦鹹五味以昌本爲主而多物和調之故名曰昌歜說文曰歜盛氣怒也故歜有盛義顧亭林日知錄[illegible]上篇作歜歜字亦未知所出

三十二年杜注兩山相嶔正義曰公羊傳曰殽之嶔巖杜或取公羊之意但嶔巖是山之貌而云相嶔文亦不

順未能審杜意也按此疏譏杜文義不順孔氏所僅見杜意實以兩山相嵌故可以辟風雨耳釋文嶔本或作嵚嵚字尤不可解

三十三年傳秦師輕而無禮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正義曰或出司馬兵法其書既亡未見其本按據此則今所傳五篇蓋出後人掇拾

文元年傳閏三月非禮也一節正義曰杜爲長歷置閏疏數無復定準又云杜雖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歷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　按此深譏杜氏之不

諳歷法也正義屢用三統歷實較杜氏爲優

二年傳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按春秋必無尊秦之例增傳者於晉文則曰明德於秦穆則曰崇德皆睹襲公羊穀梁褒賢之意而易其辭

文五年傳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注言過其行　按此以言行釋華實至精而確

八年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按珍之已不可解且傳但言遂會伊雒之戎何以即見其可珍注又以戎將伐魯說之皆所謂妄造事實也

九年傳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

諸侯事褒貶皆從魯史不同之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
放此正義曰褒貶皆從魯史以其體例已舉不假改正
故按如注疏說則孔子於春秋直未嘗修也魯事旣不
假改正外事又並從赴告則所謂筆削者安在乎春秋
一經至元凱乃始晦之而孔沖遠乃謂孔子受誣以來
賴元凱方始雪之甚矣其惑也

文十有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注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正義曰服虔云反不
書者施而不德衛蘘隆亦同服義難杜云經所不書傳
即發文此旣無傳何知史失按魯史失之左氏於何得

之杜氏直謂經不書爲失耳妄謬之甚
又傳鄋瞞由是遂亡正義曰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屬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封嵎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國語仲尼之談左傳邱明所說通賢大聖立此格言不可論其是非質疑之久矣公羊穀梁並云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何以書記異猶如史記所云秦時大

人見於臨洮按此正義不信傳說而從公穀也然殺一
長狄而書曰敗亦斷非經意此等當闕疑耳
十有三年經大室屋壞釋文大音泰注及傳同正義曰
公羊作世室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
言此室是室之最大者按此疏不知太與世通尚有可
說至讀大爲如字則近陋矣
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正義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
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
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按左氏凡有增益皆欲附於

傳經以行其書與他書妄竄者不同讀者雖能分晰其
非要當取其護持左傳之盛心也
十四年傳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與下文周公
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緊接故不赴云云皆後世竄入
十五年傳惠叔猶毀以爲請注敖卒至今期年正義曰
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不得稱期年今知非
者杜據日月之久欲盛言其遠但首尾二年亦得爲期
年之義案三年之喪爲首尾三年是通義也未聞首尾
二年可稱期年若然則十二月遭喪者至正月便可爲
期年乎正義之言失之彌遠

十六年傳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注陘隰地名正義曰言服陘隰則陘隰本是他國蚡冒始服之釋例陘隰與僖四年次于陘爲一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楚自武王始居江漢之閒則蚡冒之時未至中土不應已能越巾息服潁川之地疑非也按此條顯非杜注全書所無蓋劉炫之辭未能刪定者也

十有七年經齊侯伐我西鄙注西當爲北蓋經誤按左氏紀事不必盡與經合杜則以傳改經而已

宣元年經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注不書氏史闕文按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何以不言闕文是自相矛盾正

義曰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義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舍遂之族而去子稱公可乎此竟不知文義凡經之大義褒貶顯見者杜預皆以闕文略文說之經術之蠹未有如此者也

四年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正義引釋例說尙有未盡按杜氏黨纂之迹焦里堂論之已詳釋例中妄謬之辭尤甚余嘗條列而論之以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杜預注左傳而亂臣賊子喜陳蘭甫師以爲知言

五年經公如齊夏公至自齊案服以不書奔喪爲諱過杜以書至爲示過服義爲長服說見釋例

六年傳周書曰殪戎殷注云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殪之正義曰如杜所注戎訓爲兵謂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書本文故其字在上案杜注文義不通正義蓋深非之

八年經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注不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正義曰衞氏難杜云其間有辛巳有事于大廟何得爲間無異事按衞冀隆之說是也冀隆蓋用服義則服氏此條當用公羊爲說又按衞冀隆爲服氏之學見後魏書賈思伯傳則服義之未備者宜采及衞氏之說正義引冀隆說凡若干條李次白賈服

注輒述遺之非也

十二年傳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盡言已必死戰

十有五年經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别種正義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竊謂此直謂其肌膚之赤白耳正義又曰夷狄祖其雄豪者則稱嶽名爲種者中國之始封也竊謂狄稱氏者猶遼金之部族多以地名非必盡氏以雄豪之祖也

十五年傳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按此即老子受國之垢是爲天下主之意道家之旨也

十六年傳宋將鉏樂懼注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

族正義曰樂懼是戴公六世孫世本有文將鉏爲樂氏族不知所出杜譜於樂氏之下樂鉏將鉏爲一人傳無樂鉏之文不知其故何也按此疏不信注然杜必有所本疑許頴二家之舊注也襄二十三年正義曰世族譜樂魴爲樂氏族以樂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此疏亦不信杜譜

又傳郤至曰傳國君有刑按此春秋時列國戰陳之大法必非郤至權詞杜注孔疏皆不言其義失之

又郤至與單襄公語正義曰周語詳而此略先賢或以爲國語非邱明所作爲其或有與傳不同故也按古人著書廣集異聞各依原本不得以小有不同斷爲出自

兩人

襄二十年經六月庚辰注云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正義曰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按杜不知天算而動云經誤其立言不遜如此襄九年注亦云經誤

襄五年傳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按此處文義不貫蓋書法與所載君子曰出兩手故也

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按獻子此言正合孝經也孝經云以配天宗本許周生說即禮記所謂

祈穀于天宗也獻子乃禮家雜記中庸皆引其說所言必得其實何邵公病之過矣

又傳謂從者也按從讀如縱

八年傳孫擊孫惡注二孫子狐之子正義曰賈逵云然未必有文可據相傳爲此說也按杜用賈義如此等亦迷其所出必使後人不信注矣

九年經宋災注天火曰災來告故書正義引公羊傳云云又曰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杜明爲此注以異之按此杜注之大意其多立新說者但求異於公穀而已於經意不相顧也增傳者之書法凡例亦此意也

九年傳商主大火正義曰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說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以所分能當天地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此與詩正月之交正義皆極精之說疏中六朝人舊義至

多此類是也

又傳閏月戊寅注云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　按杜注不甚破字此注所疑似巧而拙衛顗隆難之是也

又傳冠於成公之廟注從衛所處正義曰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杜意從衛所處意在排舊說也按杜好立新說此疏深知其意

十年傳吳子壽夢正義曰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當時蠻夷文字蓋亦以音併合而

得之服子愼通於諸語是以能言其故、

十一年傳七姓十二國之祖正義引劉炫難服虔　按十二國當以邾小邾爲一服杜說並不可從十九年正義亦引劉難服

又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傳言日月分明是經謬　按杜孔信傳疑經如此、

十四年傳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正義曰孟子云云姓名略同行義正反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按孟子言鄭人侵衛此傳孫子逐公傳聞各異固宜兩存正義輙詆孟子爲假辭亦立言太易矣

十六年傳莒犂比公注犂比莒子號釋文犂徐力私反比音毗注同案犂比疊韻疑本謚比犂比發聲猶詩塈二字爲一音也漢時猶以比爲謚可證三十一年杜注犂比密州之號又云買朱鉏密州之字尤覺支離

十九年傳晋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按此句與上下文隔閡明是後人增入二十年傳云晋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尤不近情增傳者乃病傳矣

二十年經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注稱弟明無罪正義曰賈逵以爲稱名罪其倨杜言此以排賈氏也　按但稱陳侯之弟於文爲不辭書名恐非罪之杜說是

二十一年傳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案此當是逸詩杜注以小雅釋之釋文正義皆知其誤而不能糾正

二十二年傳晏平仲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按此與論語子張問行章義合知晏子之學亦儒家也

二十三年傳知悼子少注年十七正義曰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以此規杜非也　按既有誤寫何得以光伯爲非正義強詞蓋多此類

二十四年正義曰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據此則文十三年正義本劉疏也）家韋唐杜不信元愷之言已之遠祖數自

譏訐或問此意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有隱唯賢者裁之　按此光伯舊疏詞意顯然正義錄於疏末意亦是劉而非杜也

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釋文曰此傳本爲後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杜注云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云楚子圍鄭此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事

與彼相類不宜獨載卷首　按後人割傳附經又加以增入竄改故文義往往不相聯屬矣然據此注及釋文正義知此傳原在下卷之首列二十六年經文之前不知何時移入此卷末也

二十六年傳寺人惠牆伊戾正義曰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寶爲牆戾　案服蓋以此寺人爲狄人

二十有七年經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注云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按此條杜義最謬釋例尤非余別有訂釋例之作此不具列

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正義曰此文甚略

本意難知又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按服氏東京大儒所言必有所本或當時緯書尙存其辭至西晉乃不見也

二十九年傳衹見疏也正義服虔本作衹見疏晉宋杜本皆作多據此則今本從服誼也

又傳不尙取之正義云云服虔之說未必非也按此條中服難杜正合傳意

又傳險而易行杜注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按此杜用康成改字句法集解所僅見然險與易對傳字正不誤也

三十年傳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正義曰劉炫云傳之敘事自可以魯爲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此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案傳文誠如光伯所譏然轉可爲左史親見魯史之證也

昭元年傳循而行之案循當作修言修信以行也二字形近古書往往相亂

又傳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案此傳論生生之理極精劉炫乃云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是舉其異以廢其常非達識之論也

二年傳子叔子知禮哉穀公羊傳子沈子子女子之稱本此

三年傳讒鼎之銘正義曰服虔云疾讒之鼎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後一說當是許氏類氏之說必有所本

五年傳毁中軍于施氏正義劉炫以爲施者舍也按施者弛也弛與毁義同

又傳何不可之有正義曰啟疆發首言可此云何不可之有言其可也服虔云何不可之有言不可也如是大不識文勢按服虔之說解啟疆之意正言之也正義以

爲不識文勢非是

六年傳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正義曰服虔云儀善式用刑法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此解於文便於杜也按此直謂服優於杜正義所罕見下節儀刑文王正義云服虔云言文王善用其法故能爲萬國所信也亦便於杜

七年經王正月暨齊平正義曰賈逵何休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據經言之賈君爲得杜則從許說也故兩載其說意從賈解　按此疏持論平允然是信穀梁而疑左氏也

又傳用物精多注物權勢正義曰物非權勢之名言有

權勢則物備按此注不通正義曲為之說

八年經蒐于紅注不言大者經文闕也正義引釋例曰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按杜此等說直謂經無義例耳

九年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正義引土地名釋之按春秋土地名多足補杜氏之闕惜正義不甚引之余嘗從水經注後漢郡國志錄其說多可信也

十一年傳唯蔡於感按猶言唯蔡焉憾也

十二年傳易不可以占險按此亦讀易為平易之易與

險對文故言不可古也

十三年傳則如違之　則如與之　按如猶言不如也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古人之語然也

十四年傳猶義也夫按猶義卽由義也此傳於叔向無貶詞注謂以直傷義非是

十五年傳福祚之不登按不登登也

十七年傳仲尼聞之注云仲尼年二十八正義曰沈文何云襄二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按杜前不從二傳此又自相違反沈氏

紂之是也

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周其亂乎至原氏其亡乎正義曰周室其將亂乎夫其國內之人必多有是不說學之說也國內多有此言而後流傳及其在位之大人大人謂公卿大夫也大人於是又為言曰其實可以無學無學不為害也以為無害而遂不學則苟且而可也一國之人皆懷苟且不識上下之序不知尊卑之義於是在下者陵傅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按此段傳意極精而正義又足以發明之然周以文武成康之烈不數百年而國已有不說學之論甚矣風俗之

美難成而易毀蓋如是矣

二十二年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注九州戎陸渾戎按下文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傳必晰言陸渾知九州之戎非盡陸渾氏也杜注誤哀四年傳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注亦以爲在晉陰地陸渾者

二十有三年經獲陳夏齧注夏齧徵舒玄孫正義案世本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按此疏亦糾注失

二十四年傳陽不克莫注陽氣莫然不動按莫然不動而云陽不克莫於文爲不辭莫當讀爲昧言陽不能克陰昧之气也

二十有六年經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傳十一月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按此經傳異詞不能强合者也杜注則云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又云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然則春秋果信子朝告乎信王告乎（此條劉光伯已譏之）又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若然則經不書南宮嚚亦脫誤邪總之杜注信傳疑經又改經從傳寳春秋之蟊賊耳

又傳規求無度按正義當作玩求

二十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注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正義曰舊無此解杜自爲證按此明杜之妄造故實也

三十年傳且徵過也正義曰釋例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季氏未有篡弒之惡公雖失志亦無抽筋倒懸之急聽用隸豎僥倖之私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身死於外見貶於春秋也按此不過借比高貴鄉公之於司馬昭耳必待抽筋倒懸而後弑其臣尙有濟乎杜預黨篡之心至此招然若揭矣

三十一年傳言不能內外也按三十年傳言非公且徵

過也三十二年傳言不能內外又不能用其人也皆不成文義且何必連年別釋明是後人增益

又傳我受其無咎猶言我保其無咎也注云言我爲子受無咎之任文義轉迂

定元年經戊辰公卽位注云記事之宜無義例按杜不以日月爲例而此又巧設其詞以爲記事之宜然以其言求之則春秋不得記事之宜者多矣

四年經吳入郢注吳不稱子史略文按正義引鄭伐許晉伐鮮虞爲例皆不密合二傳以爲貶吳是也杜凡言史略史闕者皆直謂春秋無義例耳

五年經於越入吳注於發聲也　按此注義優於公羊
然當是服氏說杜用之也
七年　是年合經傳正義僅四條太簡率
九年傳陽虎親富不親仁　按孟子引陽虎之言當時
蓋已傳之故鮑文子之言如是
十有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注還叔詣曾孫正義曰世
族譜世本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傳寫誤耳案
此疏亦糾注失
十一年傳凡二事皆似後人增入定哀之閒與左氏耳
目相接而記事轉疏漏不可解也

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注夫猶兵也案夫猶兵傳何
不曰兵屯此當如孟子夫布夫里之夫謂役夫耳劉炫
之說是也
又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　兩夫字皆發聲也
又正義引孫武兵書云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
將不言飢　按今孫子十三篇無此文
二年傳鄭勝亂從按左傳從字多訓爲順亂從猶亂順
也注謂從於亂非
六年傳惟彼陶唐云云正義曰賈服孫杜皆以爲逸書
解爲夏桀之時唯王肅云太康時也案王肅注尚書其

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按此可爲王肅之徒僞造古文尚書及孔傳之證其有肅義與僞傳不同者乃皆小小詁訓正作僞者欲泯其迹耳

七年傳知必危何故不言　案此亦孟孫責諸大夫語也服說勝杜

八年經宋公入曹傳遂滅曹　按此亦經傳異同不可强合者也注以爲滅非本志故以入告非是

九年經秋宋公伐鄭傳宋公伐鄭　按傳於宋公伐鄭四字之外不贅一辭此經爲有傳爲無傳乎明經傳本各自爲書傳非釋經也傳文秋字在下與經亦有異同

十年經齊侯陽生卒傳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是時公會

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師于鄎則赴于師卽赴于公更無

疑義此經傳之顯然不同者也注以爲以疾赴故不書

弑非是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正義

曰少牢有司徹云乃尋尸俎鄭玄云尋溫也引此云云

按尋卽燖字正義說勝於杜

二十一年傳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按春秋之末已譏

儒術是時去孔子卒五年耳

壬辰十二月十八日起至癸巳正月十四日止讀左

傳正義一過歲事崢嶸疾病縈繞如馬上觀花非有心得也偶有所見錄于右方諸家論譔未遑撿閱存之家塾以示兒輩不足供大雅之一噱耳

沈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云左氏之學一厄於范升何休再厄於杜預三厄於唐之義疏其言誠允儀徵劉氏撰左氏正義已閱數世惜未成也

杜元凱之黨篡焦里堂論之其忘親之仇焦東潛論之余又案水經江水注云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及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論者以此薄之即其用兵亦非慈祥之將有愧

曹彬多矣

顯親王澄觀堂筆記云方冊續藏中有明鍾始聲闢邪論專攻天主教說按此在楊光先不得已之前

梅定九歷學疑問諸書具有深意江慎修未明其意而駁之故措詞往往失當宜錢辛楣先生之深致不滿也

于晦若兵部式枚來函錄雲南道員姚文棟說云雲南邊境西路以永昌一府及騰越龍陵兩廳為門戶南路以順甯普洱兩府及緬甯威遠思茅他郎各廳為門戶而皆以緬甸為藩籬自英人得緬甸而門戶單寒猶幸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使此山更為英得

則更可長驅而入雲南高屋建瓴之勢矣職道入滇後稽之志乘舊卷采之邊民口說知野人山實係中國現屬各土司之分地即明史所稱南牙山者本在雲南界內非甌脫比也蓋乾隆時滇緬老界西包孟拱孟養蠻暮南包孟艮木邦孟密六土司在內其後六土司潛為緬甸所誘中國不復過問於是以現屬騰越之南甸隴川孟卯干崖盞達等土司現屬龍陵之遮放芒市等土司及現屬普洱之車里十三猛土司為新界至大金沙江而止永昌騰越諸志班班可考野人山固在新界之內也論者每謂雲南裔末不關形要不知雲南實南倒

挈天下之勢由滇入川則據長江之上游由滇趨湘而走荆襄則可搖動北方按元人已用此法非不知也況今有印度緬甸以為後路形勢更勝於昔英之覬覦雲南非一日矣然則雲南得失關乎天下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者自騰越龍陵兩廳度山以通緬甸其間共有九道皆滙於新街新街者乾隆時蠻暮土司故地能如原議收回新街以扼門戶之總樞是為上策其次則保守野人山九道守吾界以扼其闌入若并此失之則無險可阨矣西路而外又有南路北路皆關緊要南路車里土司之外為乾隆時土司孟艮木邦之地即英所謂撣人在潞

江下游之東者車里與孟艮相接處僅有小江數道無險可扼惟孟艮在潞江之濱爲邊要重鎮又係商賈四集之大埠由緬甸渡潞江而犯思茅共有三道孟艮總扼江道之衝寶爲要地新街孟艮之於雲南如鳥之有兩翼新街跨山爲險屏衛其西孟艮扼江爲險屏衛其南皆形勢必爭之地昔年英欲與潞江下游以東悉歸於我即指孟艮以內之地於邊務裨益非淺奈何遲疑不受也北路在野人山之北有甌脫之地千八百餘里相傳爲明時茶山里麻兩土司故地今亦野人居之不屬華亦不屬緬詳查地勢由彼處入華有三道一道通

西藏一道通四川之打箭鑪一道通雲南之永北廳若使淪入於英則三省邊防棘矣山中產黃果樹百千萬株故俗呼其地為樹漿廠外洋購其樹中之漿以為器凡可收放寬緊者皆此漿所成一樹所出每年可得小洋四百餘元利源甚大又有金礦兩處礦苗亦旺樹漿一物為外洋所必需權自我操為益甚鉅前過野人境婦孺爭迎野官亦有求庇之意即遠處樹漿之頭目自稱本是漢民願仍隸漢彼皆恐洋人之見逼耳按此所述三節頗當情事故錄之然英人經營野人山已久友人黃君楙材曾遊歷其地屢為余言其謀甚深又帕米兒之在新疆猶野

入山之在滇境也彼見俄人之得志其肯晏然輕以讓我哉疆場之事恐自此不可問矣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七云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宏治十年又爲思陸據之連年搆禍今始平定其地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不可劃界隴川千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部悉駁之按明入棄蠻莫而不經畫亦籌邊之失也

獨醒雜志云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

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豪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字有準矣余性懶臨碑帖又嘗閱包愼伯藝舟雙楫諸書每苦其煩此說苟簡將試行之

董思伯書娬媚正如古人所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　本朝一代風氣然人材時勢亦因此可見翰墨小事而亦與文章同關氣運也

董書通顏趙之郵惟失之大華美耳卷摺之風不變固無有能出其上者

朱子論書云本朝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爲法盡時

代相近則流傳多而臨習易　國朝之初羣習文董亦其所也

宋孫明復春秋尊王發微云天王崩書葬者五威襄匡簡景是也不書葬者四平惠定靈是也不書崩不書葬者三莊僖頃是也威襄匡簡景書葬者皆非常也平惠定靈不書葬者皆得常也莊僖頃不書崩不書葬者周室微弱失不告也竊謂書葬不書葬可以得常非常言之若不告不書此左氏傳之例余意周室雖微弱豈有天王崩嗣王即位而不赴告諸侯者乎至春秋為紀事之書事之大者孰有如天王崩者乎左氏既不傳春秋

公羊穀梁二傳於春秋所書者尚有不能盡解宜後人謂春秋無達例也若能取應書不書之事詳而列之以求其故亦略知聖人筆削之意矣

劉卲人物志流業篇分十二流而以爲皆人臣之任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此道家之旨四庫提要以爲其學雖近名家其理弗乖於儒猶未推其本也

九徵篇莫不含元一以爲質劉昞注云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此卽西洋人身圖說之理

材理篇云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

辨其得失義禮按禮字亦當作理此篇名材理故以道理非理或理情理分四家禮字蓋涉上文而誤劉昞注以義爲禮亦當作以義爲理之家也此言道家儒家之別也

材能篇云公刻之政宜於紏姦以之治邊則失衆蓋治邊而用紏姦之法則人且爲敵用矣孔才此言深通邊事

又云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劉昞注云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按二劉皆生於貧困之朝目覩言利之臣煩擾無益故所言深中事情

接識篇云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劉注云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按名目猶品題也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以美疑當作已美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

也按此言兼材偏材之理至精其實在用人用己之分而已

英雄篇則牙則須　按當作則互相須

又云聰明者英之分膽力者雄之分劉氏蓋以智爲分英雄也余意英雄乃高明沈潛之異非膽智之別也

八觀篇　此篇本之大戴禮莊子老子諸書而敷暢其說

七繆篇心小所以愼咎晦也咎晦當作咎悔

效難篇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注云强識賢愚似明人物按人物猶言人倫之鑒也蓋當時語

純常子枝語卷一